地理學報　第五十五期：1-24 (2009)
JOURNAL OF GEOGRAPHICAL SCIENCE (55) : 1-24 (2009)

多重的辯證
列斐伏爾空間生產概念三元組演繹與引申

Dialectics in Multitude
An Exploration into/beyond Henri Lefebvre's Conceptual Triad of Production of Space

王志弘*

Chih-Hung Wang

Abstract

This article provides an exploration into Henri Lefebvre's conceptual triad in production of space - spatial practice, representations of space, and spaces of representation - and tries to supplement and revise it with new theoretical approaches. Firstly, the dialectical tensions in the conceptual triad are identified through Gregory, Soja and Harvey's elaborations on Lefebvre's formula, leading to a view of "dialectics in multitude" that lay emphasis on relation and process. Secondly, the author applies concepts from Giddens' structuration theory, Butler's performativity, and actor-network theory on spatial practice to focus on the dialectical tension between structure and agency. Thirdly, the two often dichotomized concepts of "representations of space" and "spaces of representation" are both generalized as fields for political struggle, and expounded as having their own dialectical tensions which are knowledge-ideology and body-imagination respectively. Finally, the author argues that the conceptual triad of production of space must be put into historical-geographical context to realize its analytical and strategic values.

Keywords: Lefebvre, production of space, spatial practice, representations of space, spaces of representation.

* 私立世新大學社會發展研究所副教授
Associate Professor, Graduate Institute for Social Transformation Studies, Shih-Shin University.

摘　要

本文旨在說明，西方學界對於列斐伏爾空間生產論概念三元組 (空間實踐、空間再現和再現空間) 的幾種演繹方式，並以新近的理論取向來加以引申和修正。首先，列斐伏爾的空間生產概念三元組中蘊含著二元張力，但二元張力位居何處，則有不同看法，分別可以葛瑞哥里和索雅的詮釋爲代表。哈維則以空間性質的三種存有論，來與列斐伏爾的概念三元組交錯，值得藉此發展成爲以關係和過程爲核心的多重辯證觀點，來理解列斐伏爾的概念三元組。其次，本文引申空間實踐的概念，運用紀登斯的結構二元性觀點，指出空間實踐可以理解爲結構和行動的相互構成，並援引行動者－網絡理論和操演概念，來補充列斐伏爾空間生產論中較乏討論的能動性課題，提出網絡與操演的二元性。第三，針對空間再現和再現空間這組概念所暗含的抽象與具體、支配與從屬／抵抗的對照性意涵，本文主張予以一般化和政治化，形成空間再現之政治和再現空間之政治的觀點，並討論空間再現含納的知識和意識形態二元性，以及再現空間概念含納的身體和想像二元性，然後分別與傅柯的知識／權力觀念，以及拉岡的真實、象徵和想像三界域的區分對話。最後，本文提出須回到社會－空間的歷史地理時勢，尤其是列斐伏爾提出的從抽象空間到差異空間的社會轉化，來看待空間生產論的分析價值。

關鍵字：列斐伏爾、空間生產、空間實踐、空間再現、再現空間

前　言

列斐伏爾 (Henri Lefebvre, 1901-1991) 是二十世紀重要的馬克思主義思想家，影響力遠超過左翼陣營，他的近七十本著作涵蓋了廣闊領域 (見 Elden *et al*., 2003 編輯的文選；完整書目見 Shields, 1999)，除了馬克思主義思想和哲學論著 (Lefebvre, 1968a; 1968b)，引起最多討論的是日常生活批判 (Lefebvre, 1984; 1991b; 2002; 2005)、現代性 (Lefebvre, 1995)、國家與政治理論 (Lefebvre, 1976a; 1976b; 1977; 1978; 2001; 2003b)，以及空間與都市方面的作品 (英譯本見 Lefebvre, 1976c; 1979; 1991a; 1996; 2003a; 2004)。對空間相關學科而言，他於 1960 年代晚期至 1970 年代初期有關都市和空間的論著，迄今仍是重要思想泉源。[1]

1991 年，列斐伏爾出版於 1974 年的空間理論代表作《空間的生產》(*La production de l'espace*, *The Production of Space*) 英譯本問世，他卻於同年 6 月 28 至 29 日夜間去逝。於是，在這個特殊年份之後，不僅《空間的生產》有許多書評和評論 (Gottdiener, 1993; Moloth, 1993; Sayer, 1993; White, 1993; Merrifield, 1995; Stewart, 1995)，1990 年代中期起[2]，學術界解說和詮釋其思想的專文及專書 (Davidson, 1992; Blum and Nast, 1996; Soja, 1991; 1996; Gregory, 1997; 郭恩慈，1998; Shields, 1999; 2004; Elden, 2001; 2004; Merrifield, 1993; 2000; 2002; 2006; Goonewardena, 2007) 也陸續出現，方興未艾。

本文不打算對列斐伏爾的思想，或《空間的生產》全書意涵加以評述，那是過於艱困的工作。本文僅討論列斐伏爾於書中提出的概念三元組 (conceptual triad)：**空間實踐** (spatial practice)、**空間再現**

(representations of space) 與**再現空間** (或譯「活現空間」，representational spaces 或 spaces of representation)。這組概念在國內學界已有廣泛運用，可說是對列斐伏爾思想的基本認識。但是，即使列斐伏爾替這三個概念提出了條列式定義 (Lefebvre, 1991a)，還是有晦澀難解之處，以及不同解讀的可能。再者，筆者認爲，發展於 1970 年代的這個概念三元組，也可以接合上其他較新的理論取向和概念，予以增補引申，相互參照。爲此，本文介紹西方學界針對這三個概念的代表性演繹，來說明不同的理解方式。其次，以這些理解方式爲基礎，本文提出「多重辯證」的立場，來挪用和接合晚近人文社會領域的一些新概念，補充修訂空間生產的概念三元組，期許增益列斐伏爾空間生產論的分析效能。

首先，本文指出列斐伏爾的空間生產概念三元組中蘊含著二元張力，但此二元張力位居何處，卻有不同觀點，分別可以葛瑞哥里 (Derek Gregory) 和索雅 (Edward Soja) 的詮釋爲代表。此外，哈維 (David Harvey) 以空間性質的三種存有論來與列斐伏爾的概念三元組交錯，提出了另一種理解方式。我們或許可以借鏡哈維的立論，兼納三元 (乃至於多重) 和二元觀點，邁向一種因蓄積張力而促成動態關係的空間過程觀；即以關係和過程爲核心的多重性辯證觀點，來理解列斐伏爾的概念三元組。其次，本文引申討論空間實踐概念，運用紀登斯 (Anthony Giddens) 的結構二元性 (duality) 觀點，指出空間實踐涉及了結構與行動的相互構成，並援引行動者－網絡理論 (actor-network theory) 和操演 (performativity) 概念，來處理列斐伏爾空間生產論中較乏討論的能動性 (agency) 課題。第三，針對空間再現和再現空間這組概念暗含的抽象與具體、支配與從屬／抵抗的對照意涵，或可予以一般化和政治化，形成「空間再現之政治」和「再現空間之政治」的觀點，並延伸討論：(1) 空間再現概念含納的知識和意識形態二元性，並與傅柯 (Michel Foucault) 的知識／權力概念對話；以及 (2) 再現空間概念含納的身體和想像二元性，並與拉岡 (Jacques Lacan) 的真實 (the real)、象徵 (the symbolic) 與想像 (the imaginary) 三界域的區分對話。最後，本文提出必須回到社會－空間發展的歷史時勢，尤其是列斐伏爾提出的，從抽象空間 (abstract space) 到差異空間 (differential space) 的社會轉化，來看待空間生產論在分析上的價值。

列斐伏爾空間生產論的闡述

(一) 三元架構裡的二元張力

列斐伏爾在《空間的生產》第一章〈本書計劃〉裡，確立了「(社會) 空間是 (社會) 產物」(Lefebvre, 1991a: 16) 這個核心命題。他在指出透明性幻覺 (哲學唯心論) 和實在論幻覺 (自然主義與機械唯物論) 如何遮掩了這個基本命題後，爲了進一步闡釋而提出空間生產的概念三元組。列斐伏爾指出，「社會空間是社會產物」這個命題有四項意涵：自然空間正在消失；每個社會都會生產自己的空間；從**空間中**事物的生產，轉移到**空間本身**的生產；以及，空間 (及空間的生產、形式和再現) 有其歷史。

此外，秉持馬克思主義觀點，列斐伏爾所指稱的「社會」，更精確的說，是由「生產方式」來界定的，並有其特殊的生產和再生產之社會關係及互動，而這些都有空間面向；或者說，這一切都包含於社會空間中，還牽涉了這些社會關係的正面公共和底面隱密的再現 (Lefebvre, 1991a: 31-2)。正是在這個討論脈絡裡，列斐伏爾提出了可以概化爲**感知** (perceived)、**構想** (conceived) 和**生活** (lived) 的社

會空間分析之概念三元組。

做爲討論依據，以下整段引述列斐伏爾提出來的兩套條列式定義，第一套是：

1. **空間實踐**包括了生產和再生產。對應於每個社會形構的特殊地方和整體空間，空間實踐確保了一定凝聚力下的連續性。這種凝聚力蘊含了社會空間中，以及某個社會的每位成員與空間的關係裡，特定的能力 (competence) 和特定的實作 (performance)[3]。

2. **空間再現**緊繫於生產關係和這些關係所施加的「秩序」，從而緊繫於知識、符號、符碼，以及「正面」(frontal) 關係。

3. **再現空間**具現了複雜的象徵作用 (有編碼或無編碼)，連繫上社會生活的隱密面或底面，也扣連了藝術，而藝術最終可能比較不會被界定為空間符碼，而是再現空間的符碼。(Lefebvre, 1991a: 33; 2000: 42-3)

第二套界定是在討論**空間本身**的生產時提出的：

1. **空間實踐**：一個社會的空間實踐隱匿了該社會的空間；空間實踐在辯證互動中提出且預設了社會空間；空間實踐緩慢而穩定地生產了社會空間，同時掌控和佔有了它。從分析的觀點看，一個社會的空間實踐，乃是透過對其空間的釋明而揭露的。新資本主義下的空間實踐是什麼？它在感知 (perceived) 的空間裡，體現了日常現實 (日常事務) 和都市現實 (將保留給工作、私人生活和休閒的地方連結起來的路徑和網絡) 之間的緊密關連。…「現代」的空間實踐或許可以由政府補貼的高層住宅裡的房客日常生活來界定。不過，高速公路和航空運輸的政治，也不能遺漏。空間實踐必定具有某種凝聚力，但這並不意味它是連貫一致的 (即憑智識來製作，或合乎邏輯的構想)。

2. **空間再現**：它是概念化的 (conceptualized) 空間，是科學家、規劃師、都市計劃師、技術官僚和社會工程師的空間，他們是具科學傾向的某類藝術家——他們都以構想 (conceived) 來辨識生活 (lived) 和感知 (perceived)。…這是任何社會 (或生產方式) 裡的主導空間。除了某些我將回頭討論的例外，空間的概念化傾向於言詞符號 (verbal sign)(即憑智識製作出來) 的系統。

3. **再現空間**：透過相關意象和象徵而直接生活出來 (lived) 的空間，因此，它是「居民」和「使用者」的空間，也是藝術家和那些只想從事描述的少數作家和哲學家的空間。這是被支配的空間，是消極體驗到的空間，但想像力試圖改變和佔有它。它與物理空間重疊，在象徵上利用其客體。因此，除了一些例外，再現空間可說是偏向於多少有連貫性的、非言詞象徵與符號的系統。(Lefebvre, 1991a: 38-9; 2000: 48-9)

然而，這裡的條列式界定和說明，顯然無法將這三個概念的意義「固定」下來。當然，這種多義的可能，或許也是列斐伏爾的用意。不過，我們或許可以在既有的諸多詮釋 (附錄表 1) 的基礎上，提出一種方便理解的進路，以便開發連結到具體經驗課題的應用可能。

列斐伏爾提出三元概念，明白表示必須超越抽象模型化的二元論 (dualism) 對立思維，看到三個元素的相互連結和複雜動態。不過，這並不意味他不處理「辯證」 (dialectic) 張力，反而是要掌握彼此相關、但不見得連貫而統整一致的三元組之間的 (二元) 辯證關係。首先，我們在第一套定義裡，

可以輕易見到許多詮釋者也強調的一組張力，就位於空間再現和再現空間之間。這個張力或對照，不僅是兩個概念在命名上的前後翻轉，也直接展現於前述第一套界定裡「正面、知識、秩序」vs.「底面、藝術、象徵」的對比，以及第二套界定裡，空間再現之爲「科學家、規劃師、技術官僚的主導空間」，而再現空間是「居民和使用者的被支配空間」的鮮明對照。如果空間實踐是某個社會的例行化空間結構和慣行，它往往支持了主導性的空間再現。那麼，在空間再現與再現空間的二元張力中，空間實踐或可擺置於偏向空間再現那一邊。

第二，空間實踐做爲物質層面的考慮，似乎又與兩個再現要素形成了一種對比或張力關係，亦即以傳統馬克思主義的區分來看，這是物質性的生產與再生產的社會關係 (空間實踐)，與上層結構或意識形態的差別及對照 (再現空間與空間再現)。再者，根據梅瑞菲爾德 (Andy Merrifield) 的詮釋，空間實踐乃包含了生產與再生產、概念與執行、構想的與生活的，因而中介於構想和生活之間，令空間再現和再現空間兩者既連結又分離 (Merrifield, 2000: 175; 2006: 110-1)；這個提法也顯示了空間實踐相對於空間再現和再現空間的獨特位置。

第三，有鑒於列斐伏爾以社會空間來對照於物理空間和心靈空間，並分別提出了實在論幻覺和透明性幻覺，來批判對物理空間和心靈空間的認識論偏重；索雅便是以對於想像或真實的偏重，來指稱空間實踐和空間再現這兩個層面，並將「兼具真實與想像」(real-and-imagined) 的第三空間，對應到了再現空間 (Soja, 1996)。如此一來，就形成了空間實踐和空間再現的二元對比，以及兩者在第三空間或再現空間中的超越性統合；或者說，同時形成了一方是有待超越的空間實踐和空間再現，一方是超越統合的再現空間，這兩方的張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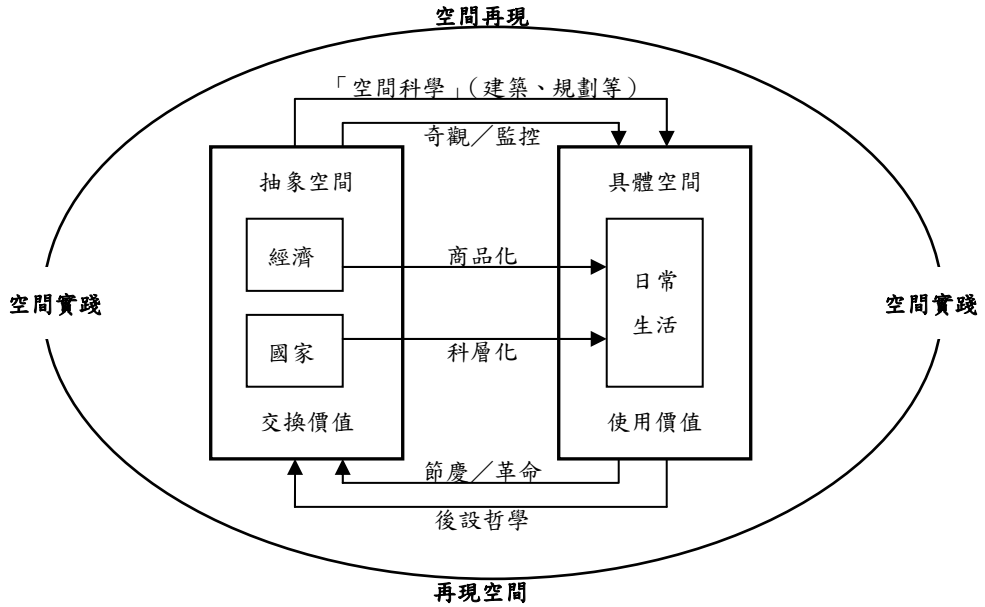
綜言之，列斐伏爾的概念三元組，蘊含了許多種可能的二元張力，包括：(1) (空間實踐 + 空間再現) vs. 再現空間；(2) 空間實踐 vs. (空間再現 vs. 再現空間)；(3) (空間實踐 vs. 空間再現) vs. 再現空間，以及其他我們可以想見的排列組合。筆者認爲，探索這個概念三元組裡蘊含的多重二元張力，是掌握列斐伏爾難解之理論藍圖的一種方法。除了第二種二元張力的讀法 (強調空間實踐的中介作用) 只有梅瑞菲爾德概略提及，因而缺乏討論基礎外，下文將針對第一種和第三種詮釋，分別以葛瑞哥里和索雅爲代表，提出進一步說明。

(二) 葛瑞哥里的演繹：抽象空間對具體空間的殖民化

葛瑞哥里對於空間生產三元組的討論，安置在「抽象化」、「空間的去形體化」(decorporealization of space)、「視覺化」和「幾何學化」的趨向裡，從而以「抽象空間」(abstract space) 對於「具體空間」(concrete space) 的殖民，來呈現尤其是資本主義社會裡，空間再現和再現空間的關係。如圖 1 所示，葛瑞哥里將空間再現和再現空間的關係，架構於抽象空間對具體空間的支配 (透過空間科學、奇觀和監控)，呈現爲經濟領域的商品化和國家領域的官僚化，以及具體空間 (日常生活) 透過後設哲學、節慶與革命而發動的反抗上。

葛瑞哥里指出，這個關係或可類比於哈伯瑪斯 (Habermas) 的系統對於生活世界的殖民化 (Gregory, 1994: 403)。因此，在葛瑞哥里的界定下，空間再現便指涉了空間的概念化，或權力、知識和空間性的配置，而主流社會秩序物質性地銘刻其間，並據以獲得正當性；再現空間則指涉「對抗空間」(counterspace)，而這類空間性的再現 (spatial representations)，乃源於社會生活的私密底面，以及以想

像力來質疑主流空間實踐和空間性的批判性藝術 (Gregory, 1994: 403)。所以，很明顯的，這裡的再現空間和空間再現被二元對立了起來，而且是抽象、視覺、監控，跟具體、身體、節慶的對立。至於空間實踐，則「指涉社會生活據以生產和再生產的時空慣例和空間結構 (場所和迴路等)」(Gregory, 1994)。以圖 1 來看，空間實踐分別支持了抽象空間和具體空間的運作，是系統和生活世界各自的時空慣例和結構。不過，如果主導性的秩序是系統和抽象空間，因而是屬於空間再現的力量，那麼，空間實踐往往偏向於系統的邏輯，且滲透於日常生活；至於醞釀了抵抗性的再現空間的場合，則經常是「非例行化」的節慶式逾越，而存在於格網結構的縫隙中，伺機偏離主流秩序。



資料來源：Gregory (1994: 401)。

圖 1 葛瑞哥里的「權力之眼」

Fig. 1. Gregory's "the eye of power".

這種空間再現和再現空間的對立，看似大致吻合前述列斐伏爾的兩套定義，尤其是符合了批判主導秩序的立場，指明了支配和反抗的對張關係。但是，這種具有歷史性 (從具體空間演變到抽象空間) 和批判性的解讀方式，固然值得肯定，卻忽略了做爲一般分析架構時，空間再現和再現空間這兩方混雜交會的可能——列斐伏爾自己也指出，空間再現和再現空間的區分必須很謹慎，因爲引入區分可能反而會錯失了目標：重新發現生產過程的統一性。而且這種區分不見得能普遍適用，例如：東方，特別是中國，是否經歷了空間再現和再現空間的對比，是極度可疑的 (Lefebvre, 1991a: 42)。再者，空間再現不見得只是屬於抽象系統的支配力量，它也可以是爭鬥場域，反叛力量也必須掌握抽象性及其知識性、構想的再現；一如再現空間的慾望或藝術創作，也時常成爲主導的商品化或監控邏輯的顯現或管道。簡言之，不僅視覺和身體不能夠簡單對立起來，視覺奇觀也不見得就只能專屬於支配，而身體

節慶便只屬於逾越、反抗或規避。

(三) 索雅的演繹：第三空間與生三成異

相較於葛瑞哥里的社會分析式探討，索雅採取了認識論－存有論式的進路，撇開經濟或政治系統的主導邏輯不論，而從物理空間、心靈空間和社會空間這三者的關係出發，並指出社會空間的雙重意涵：既是與物理和心靈空間不同的一種空間，又是兼納前兩者的一種超越性的、無所不包的空間 (Soja, 1996: 62)。索雅用「第三空間」(Thirdspace) 稱呼這種相對於**物理空間** (及第一空間的實在論幻覺，認定眼見爲憑) 和**心靈空間** (及第二空間的透明幻覺，認爲思想和概念才能掌握空間知識)，超越二元對立而持續衍生的可能性場域，並將「第三空間」的動力稱爲「生三成異」(thirding-as-Othering)；這是對額外的他者保持開放，將「非此即彼」(either/or) 的封閉邏輯，轉換爲「兩兼其外」(both/and also) (Soja, 1996: 60-1)。因此，索雅格外強調要破除支配和被支配，抽象和具體、視覺和身體、物質與想像的二元對立，邁向「真實與想像兼具」的再現空間。他並強調，這不是歷史性、時間性的黑格爾式「命題－反命題－綜合命題」的 (二元) 辯證，而是空間的三元辯證法 (trialectics)。

所以，對葛瑞哥里而言，再現空間是日常生活具體空間中的抵抗潛能所在；但是，對索雅而言，再現空間雖然也是對抗的所在，但並非支配和反抗的二元對立中的一端，而是兼納一切的超越性場域，「以其支配、臣屬和反抗關係的檯面化；下意識的神秘與不可盡知的特性；徹底的開放及滿溢的想像」，成爲「社會鬥爭的空間」(Soja, 1996: 68)。換言之，再現空間既充滿了象徵、夢想和慾望，也是被支配的空間，是邊陲和邊緣化者的空間，更是充斥著資本主義、種族歧視、父權體制，具體化了生產、再生產、剝削、支配與屈服的社會關係 (Soja, 1996: 68)。更簡單的說，索雅以第三空間這個概念將支配與抵抗共納於一處，將葛瑞哥里強調的空間再現支配和再現空間抵抗，一體納入了擴大了的再現空間概念 (即第三空間) 中。不過，索雅的三元辯證法，依然預設了遭到超越的第一空間和第二空間之間的對照，以及這兩者和第三空間的對比性存在，即使最終兩者都必須納入第三空間。

然而，這種偏向於認識論批判的提法，這種超越性、流動的三元辯證觀，卻有可能淪爲化約論、混沌式的一元論 (因無所不包而失去歷史性和分析性)。若要落實於具體歷史分析時，恐怕也拋棄不了暫時以某個切入面進入時，一刀切下去後形成的兩方並陳和張力；即使同時從多重角度切入，每一切還是有其相對的、分析性的兩面，方能展開論證推衍。無論是時間性的黑格爾式辯證，或是索雅強調的生三成異、兩兼其外的空間三元辯證，也都要有一、二之始的界定，方能「生三」，以及「兩兼」；都要預設了某個暫時性的秩序，才有「成異」和「其外」可言。簡言之，二元對張沒有那麼容易被拋棄，「三元辯證」其實只是更加強調持續動態的 (二元) 辯證 (dialectics)。

爲了比較，我們可以把葛瑞哥里和索雅對於空間生產概念三元組的演繹，繪製如圖 2 和圖 3。葛瑞哥里的空間實踐概念，同時支持和體現了空間再現和再現空間，而後兩者以其支配或抵抗的意涵，也同時塑造或激活了空間實踐。也就是說，空間實踐依然跟空間再現及再現空間有密切關係；然而，關鍵的區分或二元對立，在於可類比爲系統和生活世界的空間再現與再現空間之間，形成了前者對後者的殖民化，以及後者的持續遭到視覺化和抽象化。相對的，索雅的認識論－存有論式解讀，將主要的二元張力放在第一空間和第二空間之間，分別對應了空間實踐和空間再現，然後在生三成異的過程裡，邁向第三空間－再現空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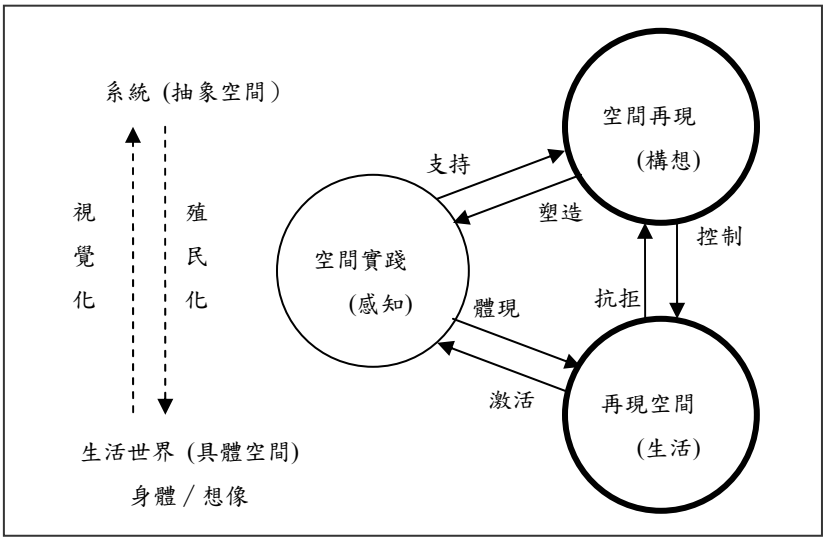


圖 2 Gregory 對於空間生產的社會分析演繹

Fig. 2. Gregory's social analysis interpretation for production of spac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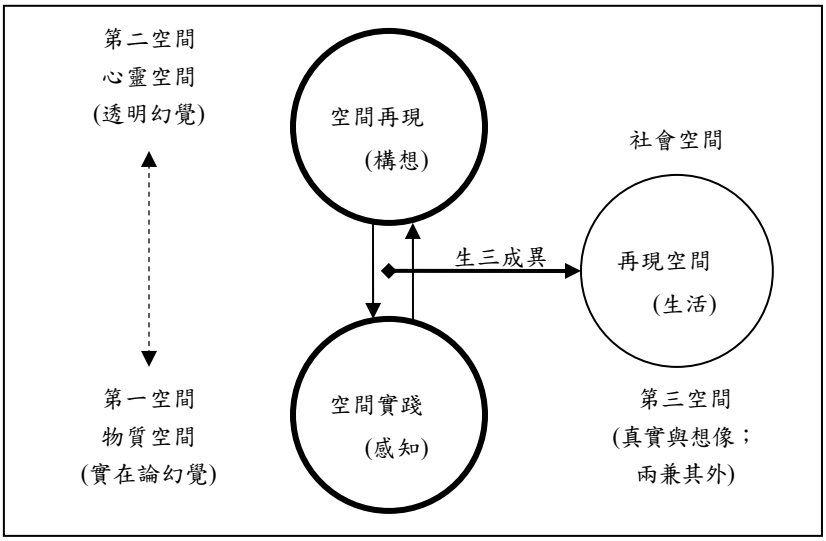


圖 3 Soja 對於空間生產的存有論 - 認識論演繹

Fig. 3. Soja's ontological-epistemological interpretation for production of space.

(四) 哈維的演繹：與空間存有論的辯證交錯

就存有論式的解讀而論，哈維提出了不同解說。哈維早於 1973 年的《社會正義與城市》(*Social*

Justice and City) 中，便針對空間存有論性質的界定，提出了看法：絕對的 (absolute)、相對的 (relative) 與關係 (relational) 的空間觀，可以同時並存，要採取哪一種，端視人類社會實踐之所需：

> 如果我們認為空間是絕對的，它就成為一個「物自身」(thing in itself)，有獨立於物質之外的存在。於是，空間擁有一種結構，我們可以據以替現象分類或予以個別化。相對的空間觀則認為，空間應該理解為物體之間的關係，其存在只是因為物體存在而且彼此相關。有另一種意義的相對空間觀，我決定稱為關係空間 (relational space)——依照萊布尼茲 (Leibniz) 的方式，空間被認為包含在物體之中，即一個物體唯有在它自身之中包含且呈現了與其他物體的關係時，這個物體才存在。…空間**本身**既不是絕對的、相對的，或是關係性的，它可以視情境而定，成為其中一種，或同時是全部。空間之適當概念化的問題，是透過與空間有關的人類實踐而解決的。(Harvey, 1973: 13-14)

這裡的觀點恰與索雅的主張形成對比。索雅循著列斐伏爾的觀點，批評第一空間和第二空間的實在論和透明幻覺，認爲兩兼其外的第三空間，才是「正確」的空間認識論和存有論。然而，哈維採取「務實」做法，將存有論性質的哲學爭論，擺回到人類社會實踐裡來評斷，而主張他區分的三種空間性質界定，都有分析性用途，而非以「關係空間」爲唯一真理。

哈維也曾挪用列斐伏爾的三元組，來搭建他所謂的空間實踐「格網」(grid)。不過，他分別以「經驗」、「感知」和「想像」來指稱列斐伏爾的「感知」、「構想」和「生活」(Harvey, 1989: 219)，因而恐有混淆之處。此外，他雖然強調，再現空間具有影響空間再現，以及相對於空間實踐而發揮的物質性生產力量，從而確認了「想像」相對於「經驗」或「物質」的積極塑造力量；但是，他還是以物質性空間實踐的四個面向 (可及性與距離；空間的佔用與使用；空間的支配與控制；空間的生產) 爲另一個軸向，來與空間實踐、空間再現和再現空間交叉，形成了十二個範疇的複雜分析架構 (Harvey, 1989: 219-222)。

不過，十幾年後，哈維重新考察空間概念時，修正了他的空間實踐格網，轉而以絕對空間、相對空間和關係空間這三個存有論界定，來跟他修正爲「經驗」、「概念化」和「生活」、因而更接近列斐伏爾設定的三元組[4]交錯，形成所謂的「空間性的一般矩陣」(Harvey, 2006: 135)，如表 1。

哈維的這個九宮格架構，將空間存有論界定與空間的 (社會) 分析面向交錯起來，結合了索雅對於空間性質的關注，以及葛瑞哥里對於社會分析的關切，但並未特別凸顯該矩陣中的某一組二元對立。哈維提到，在原則上讓絕對、相對和關係這三種空間概念彼此保持辯證張力，不斷思考它們之間的相互作用，會有趣得多 (Harvey, 2006: 126)；同時，他也指出，針對列斐伏爾的空間實踐、空間再現和再現空間等三個範疇，不能視之爲階層性的排序 (例如，像索雅那樣，標榜再現空間的優位性)，而是要保持這三個範疇的辯證張力，亦即強調物質經驗、再現方式及心理情感之間的相互建構效果 (Harvey, 2006: 131)。

哈維指出：「理論工作一定且必然會在最低限度上，導向在矩陣裡的一切點上辯證地移動，並跨越其外。我們移動越多，理解的深度和廣度越大。這個系統中沒有孤立而封閉的盒子。辯證張力不能只是保持不變。它們必須持續擴張」(Harvey, 2006: 146)。哈維在這裡的說法，乃試圖矯正文化轉向和後現代轉向對於「關係式」思考和「生活」層面的過度關注，而忽略了「物質」和「絕對性」的重要。

我們必須考慮,「關係性的意義如何內在化於在絕對空間和時間裡建構出來的物質事物、事件和實踐中」(Harvey, 2006: 147),甚且,「唯有當關係性連結上社會與物質生活的絕對空間和時間,政治才會活起來。忽視了這種連結性,就是追逐無關緊要的政治」(Harvey, 2006: 148)。

表 1 空間性的一般矩陣

Table 1. The general matrix of spatiality.

	物質空間 **（經驗的空間）**	**空間再現** **（概念化的空間）**	**再現空間** **（生活的空間）**
絕對空間	牆、橋、門、樓梯、樓板、天花板、街道、建築物、城市、山嶺、大陸、水域、領域標誌、實質邊界與障礙、門禁社區…。	地籍與行政地圖；歐式幾何學；地景描述；禁閉、開放空間、區位、定置和位置性的隱喻；(指揮與控制相對容易)－牛頓與迪卡兒。	圍繞著壁爐的滿足感；封圍所致的安全感或監禁感；擁有、指揮與支配空間的權力感；對於「範界以外」他者的恐懼。
相對空間 **（時間）**	能量、水、空氣、商品、人員、資訊、貨幣、資本的循環與流動；加速與距離摩擦的縮減…。	主題與地形圖 (例如倫敦地鐵系統)；非歐式幾何和拓樸學；透視畫；情境知識、運動、移動能例、移置、加速、時空壓縮和延展的隱喻；(指揮與控制的困難需要更複雜的技巧)－愛因斯坦與黎曼。	上課遲到的焦慮；進入未知之境的驚駭；交通堵塞的挫折；時空壓縮、速度、運動的緊張或歡快。
關係空間 **（時間）**	電磁能量流動與場域；社會關係；地租與經濟潛勢表面；污染集中區；能源潛能；隨風飄送的聲音、氣味和感覺。	超現實主義；存在主義；心理地勢學；網際空間；力量與權力內化的隱喻；(指揮與控制極度困難)－萊布尼茲、懷海德、德勒茲、班雅明。	視域、幻想、慾望、挫敗、記憶、夢想、幻象、心理狀態 (如廣場恐懼症、眩暈、幽閉恐懼症)。

資料來源：Harvey (2006: 135)。

據此，我們或許可以在哈維的基礎上，提出**以關係和過程爲核心考慮的多重性辯證** (Dialectics in Multitude)，做爲理解列斐伏爾的概念三元組的基本立場。簡言之，筆者同意哈維的主張，即空間存有論的性質區分，以及列斐伏爾式的空間分析層面區別，彼此間須保持辯證張力，成爲理解複雜的社會空間動態的指引；同時，這些區分裡並非哪一種具有超越性的優位 (索雅的觀點)，或格外重要的二元對立組 (葛瑞哥里的觀點)，而是一種多重狀態下的辯證。不過，雖然「關係性」的思考不能脫離絕對和相對角度的思考，一如生活或想像不能脫離物質和經驗；但是，在跨越日常生活的常識思維習慣的立場上，於理論上保有對「關係」及「空間之爲動態過程」而非靜態框架的敏銳度，是我們在這個階段應該強調的視角；但這不意味「關係」、「過程」和「再現空間」具有存有論和認識論上的「先驗」優勢，而是如同哈維所述，必須採取因時因地制宜的分析策略；也就是說，有時候採取關係視角，有時候採取絕對或相對角度，端視何者有利於分析和理解。只是，在當前突顯出「關係」和「過程」，正

是個有利策略。

要進一步說明的是，這裡所謂的空間是動態過程，不僅是基於辯證的動態觀，或空間和時間的相互界定 (像哈維界定的相對空間觀和關係空間觀所指涉的時間與移動)，也是如瑪西主張的：空間同時具有秩序和混亂的要素，空間是歷史生產的整合部份，因而是政治可能性的整合部份 (Massey, 1994: 265, 269)；以及，地方 (空間) 是過程、「形式即過程」的觀點 (Massey, 1993: 66-67)。

接下來，本文將針對空間實踐、空間再現與再現空間這三個概念，本著關係和過程的多重辯證視角，來進一步引申其可能意涵，尤其是與晚近某些理論性概念的接合或參照的可能。

空間實踐的引申：二元性與網絡－操演觀

(一) 結構二元性：紀登斯結構化理論的啓示

列斐伏爾的「空間實踐」概念透露著曖昧。「實踐」一詞往往與行動或能動性有關，但是，列斐伏爾的空間實踐指涉的卻是：「對應於每個社會形構的特殊地方和整體空間」(Lefebvre, 1991a: 33)，而眾多詮釋者 (參見附錄表 1) 則分別認爲，空間實踐指的是：物理環境、物質空間、空間結構、物理形式、路徑和網絡；或是產生這種物質環境的過程、互動和轉換；或是人們對這種物質環境的使用和感知；乃至於人類在這種空間結構裡的時空慣例或「例行化活動」，不一而足。比起空間再現和再現空間的相對單純或二元對立式界定，空間實踐宛如「大雜匯」般，以其「物質結構」、「轉換過程」、「人類感知」和「例行化使用活動」等不同意義指涉，交織起社會的生產與再生產。

再者，誠如列斐伏爾指出的，空間實踐「蘊含了一定的**能力** (competence) 和一定的**實作** (performance)」(Lefebvre, 1991a: 33)，而無論是潛藏的能力或具體的實作，都體現於人類行動者身上，並預設了以某種社會空間或人與空間的關係，來規範和引導這些能力和實作；據此，空間實踐概念有點接近布迪厄 (Pierre Bourdieu) 的「習癖」(habitus)：既是受到存在條件之結構所塑造的分類性感知與實作傾向 (structured structure)，又是具有塑造和分類作用的感知與實作的框架 (structuring structure)(Bourdieu, 1984: 170)。換言之，這裡暗含了結構和行動之間的關係。更簡單的說，空間實踐概念含納了兩層相互關聯的意義：一方指涉了物質環境或空間結構，另一方指涉了於該物質結構中的人類感知和例行化行動，而物質結構的轉換或延續，則涉及了人類感知與行動的運作。

就此，可以對應到人文地理學界於 1980 年代頗爲盛行的結構與行動或能動性 (agency) 之關係的討論 (參見 Peet, 1998)，以及對於紀登斯 (Giddens, 1984) 的結構化理論 (structuration theory) 的應用，來複雜化空間實踐暗含的結構和行動這兩層意涵的關係。紀登斯主張，我們要超越結構與行動分離的二元論 (dualism)，轉而採取結構二元性 (duality) 觀點，亦即：

> 能動者和結構的構成並不是兩組獨立的既定現象，某種二元論，而是呈現了一種二元性。根據結構二元性觀點，社會系統的結構特性同時是其反覆組織起來的實踐的媒介和結果。結構並未「外在於」個人：作為記憶痕跡，以及體現於社會實踐，在某種意義上，比起涂爾幹意義下的外在於人類活動，結構更是「內在於」人的活動。結構不能等同於限制，而總是既限制又促成 (enabling)。(Giddens, 1984: 25)

因此，人類實踐被結構所反覆組織、限制又促成，結構是實踐的媒介；但是，結構又是實踐的結果或產物，因而「內在於」或體現於人類實踐之中，甚且以記憶痕跡的樣態存在和發揮著作用。社會 (及空間結構) 的生產與再生產，因而仰賴與結構 (做爲反覆暗含於社會系統再生產中的規則和資源) 糾結難分的人類行動。列斐伏爾的空間實踐，或許正可以視爲是結構化理論意義下，結構二元性所意指的結構和行動的相生相成。簡言之，空間實踐兼納了空間結構和空間行動 (時空行動)，構成了持續生產與再生產以達致一定連續性或凝聚力的空間過程。

不過，紀登斯的結構概念顯得模糊可疑 (結構到底是記憶痕跡？規則與資源？一種性質？是媒介，還是條件？)，而且，爲了避免他的行動概念淪爲方法論個體主義下的主觀意志產物，必須將實現慾望的行動能力，界定爲置身於特定社會結構位置上的「結構能力」(Callinicos, 1987: 84-86)。此外，我們還可以追究這裡的行動者和能動性概念，即使強調了與結構之間的互動，但是否仍是個過於實體化的先驗或本質論預設，因而必須採用行動者－網絡理論 (actor-network theory) 和操演性 (performantivity) 等晚近較爲偏向建構論的概念，來加以調整。

(二) 操演論與行動者－網絡理論的啓示

巴特勒 (Judith Butler) 援用言說行動理論 (speech act theory) 的「操演」(performativity) 概念——言說有「宣成」、「踐履」的實踐效果——從而提出了性別和性慾特質的操演論；亦即，性別 (及其他認同) 其實是在不斷操演、重複風格化的身體動作時產生的「效果」，而非有個先驗存在的核心認同或性別。性別是在嚴格的管制架構裡的一套反覆行動，隨著時間而凝結形成宛如實體般的表象，一種宛如自然的存在 (Butler, 1990: 33)，但其實是在操演上發動而體現的表意作用 (signification)。因此，巴特勒質疑有個先存於操演的有意志主體的觀念 (亦即，她反對有個先於或外在於舞台演出的「本真」自我存在)。性別總是一種操作 (doing)，但並非由一個先存於這些「作爲」(deed) 的主體 (subject, doer) 所爲 (Butler, 1990: 25)。

巴特勒的操演觀點質疑了本質論的主體、自我和認同觀，破除了先驗且本質化的行動者及其能動性概念，卻可能因此犧牲了能負起責任的能動者概念；再者，她立足於強調論述建構的後結構主義傳統，也難免「唯文本論」(textualism) 的嫌疑；她也忽略了具體主體的歷史和地理鑲嵌。這些都是她的理論遭致的批評 (參見 Nelson, 1999; Thrift and Dewsbury, 2000; Gregson and Rose, 2000)。不過，我們在此不予深究，而僅挪用她對於啓蒙主義與自由主義式先驗主體的質疑，從而開展出比較複雜的實踐建構觀點。然而，誠如列斐伏爾的空間實踐包含了物質空間形式、人類使用與感知，以及橫跨空間的轉換和互動過程，這種操演式實踐的行動主體，也必須放在與各種物質性 (materiality)、空間性及論述形構交織形成的網絡裡，來看待其存在和效應。就此，我們可以向行動者－網絡理論借鏡。

行動者－網絡理論源於科學、技術與社會研究，然而，目前在人文社會科學裡，已經有了跨學科的討論和應用，包括地理學 (如 Murdoch, 1998; Smith, 2003)。行動者－網絡理論不是要在能動性和結構的辯論中選擇立場，或試圖克服之，而是根本加以忽視；該理論認爲，社會過程是各種事物聚攏起來的「循環體」(circulating entity) 或網絡，而非可以區分爲清楚的層次或界域，無論是微觀與宏觀，或結構與行動，以及其他二元對立組 (Latour, 1999: 16-17; Mansvelt, 2005: 117)。網絡不是層次分明的社會結構，行動者也不是指本然具有能動性的人類實體。

所謂網絡，是「透過各式各樣裝置、銘刻、形式和公式，使互動被綜合 (summing up) 爲一種非常地方性、非常實際、非常微小的所在 (locus)」(Latour, 1999: 17)，這是一種框設 (framing)，總是置於特定時空脈絡之中，但可以跨時空延展；網絡是一種異質多重的連結狀態，框設和綜合了各種物質、活動和關係，但不是已經完成的，而是處於持續的變動、轉化和變形 (Mansvelt, 2005: 118)。另一方面，「行動狀態」(actantiality) 並非行動者之所做所爲，反而是這種狀態提供了行動者行動、主體性、意向性、道德等。當行動者扣接上了循環體，就部份地獲得了意識、主體性、行動性 (actoriality) 等 (Mansvelt, 2005: 118)。簡言之，行動者或「行動體」(actants) 共同建立了網絡，但行動體之所以被界定爲具有利益和意識的行動體，乃是接合上網絡方能確定：「行動者與網絡是同一現象的兩面，就像波與粒子一般」(Latour, 1999: 18-19)。在「關係性的物質性」(relational materiality) 概念下，客體乃是根據其在網絡中的位置而定義，其性質並非獨立自存 (Sismondo, 2004: 69)。再者，行動者或「行動體」是異質的，包含了人類和非人類 (物件、機器、動物、自然、論述、關係、地方等)，而能動性 (agency) 乃是物質聚合及關係網絡可以行動或發揮效應的集體能力 (Mansvelt, 2005: 117)。

我們或許可以把人類和非人類行動體接合於網絡中而構成主體性或行動性的狀態，以「操演性」視之，因其同樣揭示了行動體沒有先驗的能動性或本質，而是在特殊脈絡下持續構成和確認其主體性質。回到列斐伏爾的空間實踐概念，我們或許可以應用操演性和行動者－網絡理論，來理解持續生產和再生產了社會的那些物質地方、人類行動者的例行化活動和感知，以及穿流循環其間的各種非人類行動體構成的網絡。簡言之，我們可以用「空間網絡－空間操演」取代「結構－行動」，來理解空間實踐的雙重意涵。這樣的空間實踐意涵 (操演的行動體除了人類和物件，也包含了論述和再現；而生活的所在也鋪展成爲網絡)，也與空間再現 (構想) 和再現空間 (生活) 概念，更有相互接合或含攝的可能。

空間再現與再現空間的政治化

(一) 空間再現的政治、再現空間的政治

列斐伏爾所界定，以及葛瑞哥里所詮釋的空間再現和再現空間，有其歷史性的對張關係：一方是知識、符號、符碼、正面的抽象秩序，是支配的空間，另一方是象徵、藝術、隱密、底面的生活場域，是受支配，也是抵抗的空間。這樣的對比和對立，是一種清晰的政治姿態，標舉出衝突和敵對的兩方，特別方便我們指認權力關係，以及抗拒的縫隙和基地。

然而，前文已指出，將支配歸屬於抽象知識、視覺化、邏輯理性的空間再現，將抵抗歸諸身體、生活、藝術和象徵，乃至於夢想、慾望和想像的再現空間，或許是過於簡化了。一如班雅明 (Walter Benjamin) 指出的，藝術或美學確實可以政治化成爲抵抗和揭露的力量，一如馬克思主義的嘗試；但是，政治也可以被美學化、藝術化而成爲魅惑人心的節慶般奇景，像是法西斯主義 (Benjamin, 1968: 241-242)。也就是說，藝術或象徵，或未編碼的身體、慾望和夢想，都不保證是抵抗性的，反而是個鬥爭場域；無論是支配的利益和反抗的力量，都試圖爭奪和挪用這個場域。同樣的，空間的再現，即使是抽象化的知識或地圖，也可能有助於一般人或受支配者去認清地勢，從而找到自己的定位，以及

尋索發起抵抗的路徑。

例如，詹明信 (Fredric Jameson) 認爲，晚期資本主義的空間變化，亦即「後現代的超空間」(postmodern hyperspace) 出現，超越了個別人類自我定位的能力、在感知上組織其近旁周遭的能力，以及在可以繪製地圖的外在世界裡，於認知上畫出自身位置的能力。爲了突破這種無法在心靈上繪製自己身爲個別主體而身陷其中的全球跨國、去中心通訊網絡之地圖的困局 (Jameson, 1991: 44)，詹明信要求一種「**認知繪圖**」(cognitive mapping) 的美學，這是試圖讓個別主體敏銳感受到其置身全球體系之位置的教育性政治文化；它要針對跨國資本的世界空間，達到一種再現該世界空間的新模式。詹明信認爲，透過這種認知繪圖，我們才能再次掌握身爲個別和集體主體的定位，重獲行動和鬥爭能力。如果有所謂的後現代主義的政治形式，其志業就是在社會和空間尺度上，創造及投射出一種全球性的認知繪圖 (Jameson, 1991: 541)。以列斐伏爾的用詞來說，詹明信主張的就是一種抵抗性的、政治性的空間再現。

因此，空間再現和再現空間都是政治及鬥爭的場域，而非前者屬於支配，而後者是被支配和抵抗的所在。我們或許可以依循文化研究經常論及的「再現政治」(politics of representation) 概念，將這兩個涉及再現的概念加以政治化，成爲「空間再現的政治」(politics of **representation of space**)，以及「再現空間的政治」(politics of **space of representation**)。接著，本文以這兩個概念內蘊的辯證張力，及其各自與傅柯和拉岡理論的接合可能，來追索這兩種政治的可能方式。

(二) 空間再現的知識與神話二元性：傅柯的啓示

詹明信在討論認知繪圖的美學時，曾經提到了阿圖塞 (Althusser，或譯「阿爾杜塞」) 著名的意識形態定義：「個人與其**真實**存在狀況之**想像**關係的**再現**」(Althusser, 1984: 36)，詹明信認爲，這就是認知繪圖的功能：相對於龐大且無可再現的社會結構整體，讓個別主體得以擁有情境性的再現 (situational representation)。所以，這裡的意識形態已經不是虛假意識的負面意涵，反而是一種政治性、策略性或教育性的再現 (Jameson, 1991: 51)。詹明信進一步指出，阿圖塞區分了「科學」和「意識形態」，但詹明信將其轉譯爲「認識」與「再現」之間的差距：我們可以用某種抽象或「科學」的方式去認識世界及其整體性 (馬克思主義便提供了這種知識)，但我們的當前處境，卻很難就「存在的經驗」來再現這個世界。意識形態原本的功能就是創造出連結「科學知識」和「存在經驗」的方法；然而，詹明信認爲，晚期資本主義的跨國複雜性，令這種意識形態的生產發生了危機，這是個根本的再現危機 (Jameson, 1991: 53)。爲了謀求出路，詹明信援用拉岡的三重功能區分，指出馬克思和阿圖塞的意識形態與科學的對比，只對應了拉岡三重功能的兩項：**想像界** (the Imaginary) 與**真實界** (the Real)。然而，認知繪圖美學試圖開展的，正是被忽略的**象徵界** (the Symbolic) 向度 (Jameson, 1991)，這是主體能夠在其中定位自我的界域。

我們先不論詹明信對於拉岡理論的運用是否妥當 (象徵界是以陽具或父親之名爲主導的規範體制，似乎有違詹明信對於認知繪圖的政治期待)，但這裡的討論可以延伸出空間再現內蘊的辯證張力，亦即位於 (科學) 知識、(日常) 認識和意識形態之間的張力；再者，據詹明信所論，再現本身也非虛妄幻想，而是能夠捲入例行空間實踐中來發揮定位的實質影響力。我們在列斐伏爾的論點中，可以看到類似討論：「空間再現有時候在 (社會－空間) 實踐中集合了意識形態和知識」(Lefebvre, 1991a: 44)，

「空間再現充滿了一種知識（savoir）——亦即一種認識（connaissance）和意識形態的混合——這總是相對性的，且處於變遷過程中」(Lefebvre, 1991a: 41)。而且，

> 空間再現具有實質影響，它介入且修改了由有效的知識和意識形態所支持的空間**織理** (spatial texture) 因此，空間再現對於空間的生產必然有其實質角色和特殊影響力。它們藉由建構的方式來介入，換言之，藉由建築的方式來介入，但這裡的建築指的不是有特殊結構的建築物，而是一種鑲嵌於空間脈絡裡的計劃，以及一種不會消散進入想像或象徵領域的、要求「再現」的織理。(Lefebver, 1991a: 42)

這段話裡的想像或象徵的意思，顯然不同於詹明信的詮釋，但重點在於：(1) 空間再現內蘊了有助於認識世界的知識，以及有助於掩飾和填縫的意識形態；(2) 無論是知識或意識形態，都有實質影響力；以及 (3) 再現取代了象徵或想像、知識或意識形態，成爲更高層的綜合概念。如列斐伏爾所述：「意識形態和知識幾乎難以區分的領域，包含在更廣泛的**再現**觀念底下，因而取代了意識形態概念，成爲分析空間的有用（操作性）工具」(Lefebvre, 1991a: 44)。在此，我們不以「取代」來看待再現和意識形態的關係，而視之爲辯證包含的關係。我們也可以用「神話」(myth, mythology) 一詞來轉化「意識形態」，不僅得以偏離意識形態概念的負面和混淆意涵 (錯誤、虛假、想像、掩飾等)，也是挪用「神話」概念的積極功能 (宇宙論的自我定位，甚至是詹明信意義下的認知繪圖) 及雙重意義 (是選擇性遮掩，也是有效的理解；是意識形態，也是知識)，更顯示其與知識的難以區分 (表 2)。

表 2 空間再現的辯證張力：知識 vs.神話

Table 2. The dialectics of representation of space: knowledge vs. myth.

拉岡	真實界	想像界	象徵界
詹明信	科學	意識形態	認知繪圖的再現
列斐伏爾	【 知識 vs.	意識形態 (神話) 】 →	(空間) 再現

不過，這裡也提示了一個問題：「再現」於何時是知識，何時是神話或意識形態？就此，我們可以求助於傅柯的權力／知識和真理體制 (regime of truth) 概念。

傅柯的理論充滿了空間和地理意涵，以其「異質地方」(heterotopia) 和「敞視建築」(panopticon) 概念，空間、知識與權力的密切關係，以及知識構成的地理譬喻和想像而廣受討論 (Philo, 1992; Gregory, 1994; Soja, 1996)。不過，這裡要連結的是他的權力／知識及真理體制觀點。簡言之，傅柯認爲，知識與權力難以分離、形成一個權力／知識複合體；而且，權力不是由上而下施加的負面壓迫力量，權力的運作有生產性，會生產主體、形成知識、產生論述 (Foucault, 1980: 119)。再者，真理並非有待發掘的客觀現實，而是在主宰了何謂知識或真理的「知識型」(episteme) 中，構成其真理地位和性質，以及知識形式的規律 (Foucault, 1970)，可以說，知識型本身即爲一個權力場域。

回到空間再現的概念，我們或許可以從傅柯的觀點得到啓示：再現之爲知識、神話或意識形態，或許很難有本然的界定，區辨關鍵在於特殊歷史條件和社會立場下，特定權力關係的操作，如何使某

些再現發揮了知識效果，而某些再現則呈現神話效力。不過，即使何謂知識、何謂神話，並無本然不變的界定，而須視權力運作和知識型的規範而定，但我們保持空間再現之爲知識或神話的雙重意義，則有助於維繫這個概念本身的辯證張力，並使其接合於權力關係的各方拉扯牽動。

(三) 再現空間的身體與想像二元性：拉岡的啓示

詹明信提到再現跨國資本空間的認知繪圖美學時，挪用了拉岡的真實界、想像界和象徵界的區分，將其分別對應於科學知識、意識形態和認知繪圖的區分。不過，這種特殊解讀或許與對於拉岡精神分析的一般詮釋大異其趣。

拉岡的區分指涉的是心理主體 (psychic subject) 構成的階段，或是描繪心理現象的三種秩序 (orders)：**想像界**帶有幻想和誘惑的意涵，特別涉及了自我與其視覺影像之間的關係，亦即鏡像階段 (mirror stage) 中，自我 (ego) 對於鏡中自己身體影像的自戀式認同作用或誤識式形構 (Evans, 1996: 82)，但對照著完滿理想的鏡中影像，卻又覺察到實際自身的匱缺，從而在這種既區分、異化又幻想認同的過程和空間場景中，形成了自我感；**象徵界**是語言 (符徵)、符碼和法則的自主領域，進入象徵界乃是臣服於父親律法而解決了伊底帕斯情結，從而形成了無意識，管制了慾望，並在追尋無法挽回的已喪失對象中，確認了主體 (Evans, 1996: 201-202)；**真實界**則是超越於語言之外，無法被象徵化所同化吸收的、未分化、不可能的領域；真實界也有物質的意涵，意味了想像與象徵底下的物質存在，以及身體與其生理特質 (Evans, 1996: 159-160)。簡化來說，想像界、象徵界和真實界，分別對應了自我 (的幻想與誘惑)、語言 (的法則) 和身體 (的逃逸於象徵之外)。

拉岡的理論曾引起地理學家的興趣 (如 Gregory, 1997; Blum and Nast, 1996; 2000)，有很複雜的討論和延伸，本文不擬深究，而是嘗試回到再現空間概念，來提出一組辯證張力，及其與空間再現的連結：再現空間內蘊了身體與想像的辯證張力，以及透過「象徵」來與再現空間對照和連結 (表 3)。列斐伏爾指出，再現空間「具現了複雜的象徵作用，有時有編碼，有時沒有編碼」(Lefebvre, 1991a: 33)，以及「再現空間可說是偏向於多少有連貫性的非言詞象徵與符號的系統」(Lefebvre, 1991a: 39)，這裡有關象徵作用、未編碼、非言詞系統的指稱，顯得有點曖昧，但我們可以用拉岡的逃逸象徵化作用且連結於 (活生生的) 身體節奏的真實界，以及想像界的自我幻想，來設想再現空間的特質。最後，這裡的象徵作用則是聯繫上空間再現之抽象秩序的接合點，通往主導性再現的律則，無論那是知識或神話／意識形態的秩序系統；而且，再現空間所內蘊的身體與想像的張力，以及空間再現所內蘊的知識與神話的張力，則可能有各種交錯對照的關係 (表 3)。

表 3 再現空間的辯證張力：身體 vs.想像

Table 3. The dialectics of space of representation: body vs. imaginary.

拉岡	真實界	想像界	象徵界
領域	身體	自我幻想	語言法則
列斐伏爾	【 身體 vs. 想像 】 → 再現空間 【 知識 vs. 神話 】 → 空間再現		

在再現空間場域裡，身體與想像彼此緊密相關，又屬於不同次序。**想像**之爲幻想和誘惑，或許會被召喚而聯繫上**意識形態**作用，這是幻想和誘惑的 (拉岡意義上的) 象徵化；但是，基於幻想之爲誤識，以及誘惑的無可饜足，總是有超越或溢出象徵秩序框架的可能，甚且，想像還可能成爲新興**知識**的泉源。同樣的，**身體**的生活節奏、慾望深淵和快感表達，或許會被導引而連結上 (國家與資本主義之) 空間再現的**神話**奇觀，構成促進商品化和資本積累的動力，或者，淪爲抽象**知識化** (精神分析、心理學、醫學等) 的節制對象；但是，身體和慾望之爲逾越的潛能，也無法完全收束範限。這只是列舉再現空間裡身體與想像的辯證張力，以及它們與空間再現的知識與神話之間的辯證張力，可能具有的幾種辯證關聯。

結　論

本文基於以關係和過程爲核心之多重辯證的觀點，對於列斐伏爾空間生產概念三元組的引申增補，可以歸結如表 4。

表 4 空間生產的多重辯證與歷史時勢

Table 4. Multiple dialectics and historical trends of production of space.

三元組的辯證	內部辯證張力	歷史時勢	
空間實踐	空間網絡⟷空間操演	不均化、例行化	邁向差異空間使用價值
空間再現	空間知識⟷空間神話	抽象化、神秘化	
再現空間	身體空間⟷想像空間	商品化、再魅化	

空間實踐、空間再現和再現空間，相互形成了辯證的關聯，可以在分析上加以區別，但無法於實存上截然獨立。它們共同構成了我們掌握空間之生產的分析面向，還可以與空間性質的存有論區分 (絕對空間、相對空間和關係空間) 交錯，形成一個更複雜的分析矩陣。再者，它們也都是展開政治鬥爭的場域，而非僅止於認識與分析的向度。

因此，本文特意在空間實踐、空間再現和再現空間概念的詮釋上，安置了內部辯證張力，來點明其爲鬥爭場域的縫隙、切面或對立態勢：空間實踐以其兼納物質空間結構、人類的 (例行化) 使用和感知，以及各種客體於空間中的互動和轉換的循環，蘊含了結構和行動的相互關係，但可以更好的用非本質論的網絡和操演來掌握，並依循行動者－網絡理論的精神，將非人類的行動體 (物件、技術、論述和動物等) 含納其中，形成與再現空間的接點。

空間再現本身含蘊了知識與意識形態 (或神話) 的辯證張力，顯示了其在系統化知識的支配和控制作用，以及意識形態的遮掩和填補功效外，也可能成爲 (批判性、分析性的) 認識世界和自我的象徵化、符碼化場域，本身即爲反叛者要掌握的領域之一 (形成詹明信意義下的「認知繪圖」)。至於再

現空間，則可以理解爲展現了身體與想像的辯證張力，而兩者既可能脫逸於空間再現的象徵秩序之外，成爲抵抗的動力來源，又可能被象徵化而吸收成爲促進主導秩序的動能和素材。換言之，空間再現與再現空間，都是政治化的場域，我們可以循此追索空間再現的政治，以及再現空間的政治，一如傅柯已明確指出的，再現 (知識、論述) 與權力有密切關聯；或者，如拉岡於象徵界、想像界和真實界之劃分中蘊含的，互構又互斥的緊張。

然而，這個一般性的分析視野，還是有必要回歸到特殊的歷史地理時勢中來檢驗其效用。這也是葛瑞哥里等人循著列斐伏爾的界定，將空間之生產跟社會形構或生產方式的支配／剝削／異化連結起來，並格外凸顯二元對立的用意。這裡有著批判理論或馬克思主義的正義判準：抽象空間對於具體生活空間的暴力殖民，以及邁向社會主義和以使用價值爲尚之差異空間 (differential space) 的期盼和策略。就此，表 4 中分別針對空間實踐、空間再現和再現空間，提出了當前歷史趨勢的簡單指涉：空間實踐於資本主義發展方向上邁向了持續變動的不均化，又展現爲日常生活中約束性的例行化 (和均質化)；空間再現呈現爲持續的抽象化 (視覺化)，以及因爲與日常生活漸趨分離所造成的神秘化效果；以及，最後，再現空間則呈現爲身體和想像力的持續商品化，以及在理性除魅化之後 (或之餘)，爲驅動消費而開啓的「再魅化」(re-enchantment)。

這些都是值得追究的當前趨勢，也是要超越當前主宰秩序而邁向去除異化、平等、公平，且親善自然的使用價值主導之差異空間和社會，必須分析且克服的阻礙。然而，這部分已經超出了本文設定的討論範圍，有待識者繼續追究。

註　解

1. 列斐伏爾的生平和思想概述，可在許多二手詮釋資料中找到 (Soja, 1996; Shields, 1999; 2004; Elden, 2004; Merrifield, 2000; 2002; 2006)。以下僅簡略說明供讀者參考。列斐伏爾於 1901 年 (實際出生年份眾說紛紜) 出生在法國西南部 Landes 地區，Gascony 的 Hegetmau，於 Navarreux 度過青年時代。他 20 歲左右到巴黎讀哲學，與其他年輕知識份子合辦刊物《馬克思主義評論》(*La Revue marxiste*)，引介馬克思主義，接觸超現實主義的藝術前衛思想，與造勢主義者 (situationist) 往來，並闡釋人文主義版馬克思主義。1940 年代晚期國家科學研究中心 (Centre National de la Recherche Scientifique) 的成立，使他得以從純粹哲學的研究，轉向社會實踐與日常生活研究，特別是以農民、農業生產和工業化爲焦點。他在稍後十年四處旅行，檢視全世界農業改革，也對於法國西南部的農業社區做了一系列研究 (Burgel *et al.*, 1987: 27)。列斐伏爾于 1928 年加入法國共產黨，但由於他闡述青年馬克思的黑格爾影響，與黨的意識形態相左，並反對史達林的教條主義，1958 年遂脫離法共。1960 年代結構主義盛期，他成爲反對結構主義的主要人物，尤其反對阿圖塞的結構馬克思主義的反人文主義色彩。1960 和 1970 年代，他從事一系列日常生活批判和都市研究，奠立了學術聲譽，在 1968 年五月的法國學運中有很大影響 (他當時在巴黎大學隆提赫〔Nanterre〕校區教書，正是學運發源地)。1960 年代，Pyrénées-Atlantiques 的 Lacq-Mourenx 新鎮營造，對列斐伏爾有很大衝擊。他對都市社會學的建立有極大貢獻，不僅著作甚豐，還設立了都市社會學研究所 (Institue de Sociologie Urbaine)。列斐伏爾也是期刊《空間與社會》(*Espace et Sociétés*) 創辦者之一。對列

斐伏爾而言，都市不僅代表了空間被資本主義轉變爲商品，也是玩耍（節慶）的領域 (Burgel *et al.*, 1987: 27)。直至晚年，他還與妻子 Catherine Regulier 從事「節奏分析」(rhythmanalysis)，開闢新研究領域。

2. 不過，在 1990 年代以前，已經有學者注意到列斐伏爾有關空間的著作，並加以援用和闡述，例如：Gottdiener (1985)、Harvey (1973)、Martins (1982)、Saunders (1981) 及 Soja (1980; 1985)。
3. 這裡的「能力」（competence）和「實作」（performance）之分，列斐伏爾自承乃援引瓊斯基 (Noam Chomsky) 的論點 (Lefebvre, 1991a: 33)。這項區分是指語言能力和實際語言表現的區別，有點類似結構主義語言學的語言系統 (langue) 和言說 (parole) 的區分。因此，這裡的 performance 不譯爲「表演」，而譯爲「實作」。再者，後文提到 Butler 的 performance 和 performativity 概念，也源自語言學（言說行動理論），指涉語言所具有的「宣成」效力 (藉由語言來做事情)，Butler 則用來指稱認同或主體的論述或表意建構效果。Butler (1990: 25) 指出，「在性別的表現後頭並沒有一個性別認同；這個認同是由『表現』在操演上 (performatively) 構成的」。由於一般表演概念常預設了一個真實自我，然後戴上面具、穿上戲服演出，這剛好跟 Butler 強調不能預設有一個先存於言說行事 (deed) 的行動者主體 (doer) 的立場不同。因此，本文將 Butler 意義下的 performance 譯爲「操演」，以與一般「表演」區別。
4. 值得一提的是，哈維認爲列斐伏爾的三分法，乃源於卡西勒 (Cassirer, 1944) 建立的人類空間經驗模式的三重區分，即有機的、感知的及象徵的空間。哈維並將列斐伏爾三分法，詮釋爲：物質空間 (朝向物理接觸和感官開放的經驗空間和感知空間)；空間再現 (構想和再現出來的空間)；以及再現空間 (納入我們每天生活方式的感官、想像、情感和意義的生活空間) (Harvey, 2006: 129-130)。

引用文獻

郭恩慈 (1998) 空間、時間與節奏：列斐伏爾的空間理論初析，城市與設計，5/6: 171-185。

Althusser, L. (1984) *Essays on Ideology*, London: Verso.

Benjamin, W. (1968) The work of art in the age of mechanical reproduction. In: Arendt, H. (ed.) *Illuminations*, New York: Schocken Books, 217-251.

Blum, V. and Nast, H. (1996) Where's the difference? The heterosexualization of alterity in Henri Lefebvre and Jacques Lacan,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D: Society and Space*, 14 (5): 559-580.

Blum, V. and Nast, H. (2000) Jacques Lacan's two-dimensional subjectivity. In: Crang, M. and Thrift, N. (eds.) *Thinking Space*, London: Routledge, 183-204.

Bourdieu, P. (1984) *Distinction: A Social Critique of the Judgement of Taste*,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Burgel, Gallia, Burgel, Guy and Dezes, M. G. (1987) An interview with Henri Lefebvre,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D: Society and Space*, 5: 27-38.

Butler, J. (1990) *Gender Trouble*, New York: Routledge.

Callinicos, A. (1987) *Making History: Agency, Structure and Change in Social Theory*, Cambridge: Polity

Press.

Cassirer, E. (1944) *An Essay on Man*,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Davidson, A. (1992) Henri Lefebvre, *Thesis Eleven*, 33: 152-155.

Elden, S. (2001) Politics, philosophy, geography: Henri Lefebvre in Recent Anglo-American scholarship, *Antipode*, 33 (5): 809-825.

Elden, S. (2004) *Understanding Henri Lefebvre: Theory and the Possible*, London: Continuum.

Elden, S., Lebas, E. and Kofman, E. (eds.) (2003) *Henri Lefebvre: Key Writings*. New York: Continuum.

Evans, D. (1996) *An Introductory Dictionary of Lacanian Psychoanalysis*, London: Routledge.

Foucault, M. (1970) *The Order of Things: An Archaeology of the Human Sciences*, New York: Vintage Books.

Foucault, M. (1980) *Power/Knowledge: Selected Interviews and Other Writings 1972-1977*,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Giddens, A. (1984) *The Constitution of Society: Outline of the Theory of Structuration*,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Goonewardena, K. (2007) *Space Difference, Everyday Life: Henri Lefebvre and Radical Politics*, London: Routledge.

Gottdiener, M. (1985) *The Social Production of Urban Space*, Austin: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Gottdiener, M. (1993) A Marx for our time: Henri Lefebvre and The Production of Space, *Sociological Theory*, 11 (1): 129-134.

Gregory, D. (1994) *Geographical Imaginations*, Cambridge, MA.: Blackwell.

Gregory, D. (1997) Lacan and geography: the production of space revisited. In: Benko, G. and Strohmayer, U. (eds.) *Space and Social Theory*, Oxford: Blackwell, 203-231.

Gregson, N. and Rose, G. (2000) Taking Butler elsewhere: performativities, spatialities and subjectivities,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D: Society and Space* 18: 433-452.

Harvey, D. (1973) *Social Justice and the City*, London: Edward Arnold.

Harvey, D. (1989) *The Condition of Postmodernity*, Oxford: Basil Blackwell.

Harvey, D. (2006) *Spaces of Global Capitalism*, London: Verso.

Jameson, F. (1991) *Postmodernism, or the Cultural Logic of late Capitalism*, London: Verso.

Latour, B. (1999) On recalling ANT. In: Law, J. and Hassard, J. (eds.) *Actor Network Theory and After*, Oxford: Blackwell, 15-25.

Lefebvre, H. (1968a) *Dialectical Materialism*, London: Jonathan Cape.

Lefebvre, H. (1968b) *The Sociology of Marx*, Harmondsworth: Penguin.

Lefebvre, H. (1976a) *L'État dans le monde morderne*, Vol. 1 de four, *De l'État*, Paris: UGE, Collection 10/18.

Lefebvre, H. (1976b) *Théorie marxiste de l'État de Hegel à Mao*, Vol. 2 de four, *De l'État*, Paris: UGE, Collection 10/18.

Lefebvre, H. (1976c) *The Survival of Capitalism: Reproduction of the Relations of Production*,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Lefebvre, H. (1977) *Le mode de production étatique*, Vol. 3 de four, *De l'État*, Paris: UGE, Collection 10/18.

Lefebvre, H. (1978) *Les contradictions de l'État moderne, La dialectique de l'État*, Vol. 4 de four, *De 1'État*, Paris: UGE, Collection 10/18.

Lefebvre, H. (1979) Space: social product and use value. In: Freiberg, J.W. (ed.) *Critical Sociology: European Perspective*, New York: Irvington, 285-295.

Lefebvre, H. (1984) *Everyday Life in the Modern World*, New Brunswick: Transaction Books.

Lefebvre, H. (1991a) *The Production of Space*, Oxford: Basil Blackwell.

Lefebvre, H. (1991b) *Critique of Everyday Life. Volume 1*, London: Verso.

Lefebvre, H. (1995) *Introduction to Modernity*, London: Verso.

Lefebvre, H. (1996) *Writings on Cities*, Oxford: Blackwell.

Lefebvre, H. (2000) *La production de l'espace* (4^{e} édition). Paris: Anthropos.

Lefebvre, H. (2001) Comments on a new state form, *Antipode* 33 (5): 769-782.

Lefebvre, H. (2002) *Critique of Everyday Life. Volume 2*, London: Verso.

Lefebvre, H. (2003a) *The Urban Revolution*,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Lefebvre, H. (2003b) Space and the state. In: Brenner, N., Jessop, B. Jones, M. and MacLeod, G. (eds.) *State/Space: A Reader*, Oxford: Blackwell, 84-100.

Lefebvre, H. (2004) *Rhythmanalysis: Space, Time and Everyday Life* (trans. by Stuart Elden and Gerald Moore), London: Continuum.

Lefebvre, H. (2005) *Critique of Everyday Life. Volume 3*, London: Verso.

Mansvelt, J. (2005) *Geographies of Consumption*, London: Sage.

Martins, M. (1982) The theory of social space in the work of Henri Lefebvre. In: Forrest, R., Henderson, J. and Williams, P. (eds.) *Urban Political Theory: Critical Essays in Urban Studies*, Aldershot, Hants: Gower, 160-185.

Massey, D. (1993) Power-geometry and a progressive sense of place. In: Bird, J., Curtis, B., Putnam, T., Robertson, G. and Tickner, L. (eds.) *Mapping the Futures: Local Cultures, Global Change*, London: Routledge, 56-69.

Massey, D. (1994) *Space, Place and Gender*, Cambridge: Polity Press.

Merrifield, A. (1993) Place and space: a Lefebvrian reconciliation, *Transactions of Institute of British Geographers, N.S*, 18: 516-531.

Merrifield, A. (1995) Lefebvre, anti-logos and Nietzsche: an alternative reading of The Production of Space, *Antipode*, 27 (3): 294-303.

Merrifield, A. (2000) Henri Lefebvre: a socialist in space. In: Crang, M. and Thrift, N. (eds.) *Thinking Space*, London: Routledge, 167-182.

Merrifield, A. (2002) *Metromarxism: A Marxist Tale of the City*, New York: Routledge.

Merrifield, A. (2006) *Henri Lefebvre: A Critical Introduction*, New York: Routledge.

Moloth, H. (1993) The space of Lefebvre: review of Henri Lefebvre's The Production of Space, *Theory and*

Society, 22: 887-895.

Murdoch, J. (1998) The spaces of actor-network theory, *Geoforum*, 29 (4): 357-374.

Nelson, L. (1999) Bodies (and spaces) do matter: the limits of performativity, *Gender, Place and Culture*, 6 (4): 331-353.

Peet, R. (1998) *Modern Geographical Thought*, Oxford: Blackwell.

Philo, C. (1992) Foucault's geography,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D: Society and Space*, 10: 137-162.

Saunders, P. (1981) *Social Theory and the Urban Question*, London: Hutchinson.

Sayer, A. (1993) Book review: The Production of Spac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Urban and Regional Research*, 17 (3): 458-9.

Shields, R. (1999) *Lefebvre, Love & Struggle: Spatial Dialectics*, London: Routledge.

Shields, R. (2004) Henri Lefebvre. In: Hubbard, P., Kitchin, R. and Valentibe, G. (eds.) *Key Thinkers on Space and Place*, London: Sage, 208-213.

Sismondo, S. (2004) *An Introduction to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tudies*, Oxford: Blackwell.

Smith, R. G. (2003) World city actor-networks, *Progress in Human Geography* 27 (1): 25-44.

Soja, E. W. (1985) The spatiality of social life: towards a transformative retheorisation. In: Gregory, D. and Urry, J. (eds.) *Social Relations and Spatial Structures*, London: Macmillan, 90-127.

Soja, E.W. (1980) The social-spatial dialectic, *Annals of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 70: 207-225.

Soja, E.W. (1991) Editorial: Henri Lefebvre 1901-1991,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D: Society and Space*, 9: 257-259.

Soja, E.W. (1996) *Thirdspace: Journeys to Los Angeles and Other real-and-Imagined Places*, Oxford: Blackwell.

Stewart, L. (1995) Bodies, visions, and spatial politics: a review essay on Henri Lefebvre's *The Production of Space*,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D: Society and Space*, 13: 609-618.

Thrift, N. and Dewsbury, J.-D. (2000) Dead geographies-and how to make them live,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D: Society and Space*, 18: 411-432.

White, H. (1993) The production of space, *Design Book Review*, 29/30: 90-93.

2008 年 9 月 4 日　收稿
2008 年 12 月 8 日　修正
2009 年 1 月 9 日　接受

附　錄

附表 列斐伏爾空間生產概念三元組的各家詮釋

Appendix Table Interpretations for Lefebvre's conceptual triad.

詮釋者	空間實踐 (感知)	空間再現 (構想)	再現空間 (生活)
Harvey (1989: 218-9)	發生於空間中的物理與物質流動、轉換和互動，藉以確保生產和社會再生產。	讓物質實踐得以被討論和理解的符號和表意作用、符碼與知識。包括常識和處理空間實踐的學科知識。	爲空間實踐想像新的意義或可能性的心靈發明，包括符號、烏托邦計劃、想像地景，以及象徵空間如營造環境、繪畫、博物館等物質構造。
Soja (1991: 258)	—	知性、抽象、冷淡的，遙遠而有距離的。	熱情、熾熱的，充滿了感官的私密熟稔。
Gottdiener (1993: 131)	能夠感知的物理環境(外部的物質環境)。	一般人據以談論空間，以及使企業、規劃師和政客等的空間具有意蘊的抽象符號 (藉以指引實踐的概念模型)。	身體在與其他身體互動時活出其生命的中介 (使用者與環境之間生活出來的社會關係)。
Gregory (1994: 403-4)	指涉了社會生活據以生產和再生產的時空慣例和空間結構 (場所和迴路等)。	指涉空間的概念化，或是權力、知識和空間性的配佈，主流的社會秩序物質性地銘刻其間，且據以獲得正當性。	指涉對抗空間，這類空間性的再現，源於社會生活之私密與底面，以及以想像力來質疑主流空間實踐和空間性的批判性藝術。
Stewart (1995: 610)	人們產生、使用和感知空間的方式。	構想的空間，源於學識和邏輯：地圖、數學，社會工程師與都市計劃師的工具性空間。	隨著時間和使用而生產和改造的生活空間：賦予象徵和意義的空間。
Soja (1996: 66-68)	空間實踐做爲產生社會空間性之物質形式的過程，被呈現爲既是人類活動、行爲和經驗的媒介，也是其結果。	構想空間偏向於言語的符號系統，指涉的是語言、論述、文本、邏各斯。在這些規範及規約論述的支配空間裡，心靈空間是權力和意識形態的再現，是控制和監視的再現。	既與其他兩種空間不同，又包含前兩種空間。再現空間體現了複雜的象徵論，有時編了碼，有時沒有。這些生活的再現空間，以平等地位結合真實和想像、事物和思考，或者至少並未先驗地獨厚一方，因而是產生對抗空間的領域，是抵抗主導秩序的空間，它們正源自其臣屬、邊陲或邊緣化的定位。

附表 列斐伏爾空間生產概念三元組的各家詮釋 (續)

Appendix Table Interpretations for Lefebvre's conceptual triad. (contl.)

詮釋者	空間實踐 (感知)	空間再現 (構想)	再現空間 (生活)
Shields (1999: 160-1)	在常識狀態下被感知到的空間，於日常生活中具有各種矛盾。在某個時刻遭忽視，下個時刻又被過度物神化。	可視爲關於空間的論述 (discourses on space)；論述的分析體制，構想空間的空間與規劃專業和專家知識。	最好想成是屬於空間的論述 (discourse of space)，是列斐伏爾三元辯證裡的第三項或「他者」，這是可能的空間，全然生活的空間，迸發爲臨現的「片刻」。它源於日常環境中的歷史沉積，也來自令人激動而進入社會生活空間性之新概念的那些烏托邦元素。
Elden (2004: 190)	空間是物理形式，真實的空間。被生產和使用的空間。	空間是心靈的建構，想像的空間。學識和邏輯、地圖和數學的空間，社會工程師和都市規劃師、航海家和探險家的工具性空間。	兼具真實與想像的空間。隨著時間與透過使用而生產和改造的空間，賦予象徵和意義的空間，地方知識的空間。
Merrifield (2006: 109-110)	「隱匿」了社會之空間的實踐；空間實踐可以藉由「譯解」空間而揭露，與感知的空間有密切關係，涉及了人們對於世界，尤其是世界的尋常部分的感知。空間實踐結構了生活的現實，包括連結了地方與人群、影像與現實、工作與休閒的那些路徑與網絡、模式與互動。空間實踐包含了生產與再生產、概念與執行、構想與生活。	指涉概念化的空間，由各種專家和技術官僚建構的空間。這個空間由這些代理人與機構使用的隱晦符號和術語、客觀化計畫和範型組成。再現暗示了位於心靈而非身體的抽象世界。意識形態、權力和知識隱伏於再現之內。它是任何社會的主導空間。	直接生活出來的空間，是日常經驗的空間。是隱語而非術語的非專家世界，是居民和使用者的象徵與影像的世界。再現空間與生生活的底面和私密面有關，不遵循一致或連貫的規則，不牽涉太多頭腦，而比較是被感覺而非思考。生活的空間是捉摸不定的，以致思想和概念想要支配、挪用和宰制它。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